

一个人的遭遇

蕭夫著

出

44312

米·蕭洛霍夫著  
草 嬰譯

# 一个人的遭遇

# 一个人的遭遇

[苏]米·蕭洛霍夫著

草 嬰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 9 5 7 •

М. Шолохов

Судьба человека

本書根據 Библиотека «Огонёк» № 7, 1957 年版本譯出

一个人的遭遇

[苏]米·蕭洛霍夫著

草嬰譯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468

开本 787×1092 耗 1/46 印张 1 $\frac{2}{3}$  插頁 3 字數 23,000

1957年9月第1版

195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0 定价(6) 0.22 元

## 內 容 提 要

苏联公民索科洛夫，在卫国战争爆发后离开幸福的家庭，参加了軍。不久被俘，在德国俘虏营里过了兩年非人的生活，后来逃回祖国。可是他的一家人，除了一个儿子以外，都被德国飞机炸死了，接着儿子也参加了軍。敌人欠下的血債，再次燃起他复仇的怒火，使他重返前綫。不料就在战争胜利的那一天，他唯一的亲人——儿子也牺牲了。这一連串的苦难，在他心灵上留下难愈的創伤。然而，苏維埃人的頑强性格，終于使他經受住各种最严厉的考驗。战后，索科洛夫繼續参加和平劳动，并且遇到了一个在战争中丧失了父母的五岁孤儿，他冒充他的父亲，收他做了儿子。于是父子兩相依为命，重新去建設他們的生活。

統一書號：10078·1468

定價：0.22 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com](http://www.erto.com)

獻給 1903 年入黨的蘇共黨員

叶夫盖尼雅·格里高利耶夫娜·列维茨卡雅

CA473/08

在頓河上游，战后的第一个春天显得特別爽朗，特別蓬勃。三月底，从亞速海一帶吹来暖洋洋的春风，吹了兩天兩夜，就把頓河左岸的砂灘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草原上积雪的谷地和寬澗也膨脹起来，小河凿开冰面，汹涌奔流，这样一来，道路就簡直无法通行。

在这交通阻塞的倒霉的日子里，我正巧要到布康諾夫鎮去一下。距离不能算远，总共只有六十公里光景，但要走完这段路，可并不太簡單。我跟一个同志在日出以前出发。一对喂得飽飽的馬，紧紧地套上挽索，勉强拖着一輛沉重的篷車。車輪陷在混和着冰雪的湿

漉漉的砂地里，一直陷到輪轂。一小時以後，在馬的腰部和大腿上，在後鞵的細皮帶下，已經密密地出現了一圈圈白色的汗花，同時在早晨新鮮的空氣里，強烈而醉人地散發着馬汗和暖烘烘的柏油的味兒，——馬具上塗過大量的柏油。

碰到馬特別難走的地方，我們就下車步行。浸水的雪在靴子底下發出吱咕吱咕的聲音，走起來很吃力；而在道路的兩旁還結着薄冰，被陽光照得象水晶一樣閃閃發亮，那里就更加難走。走了六小時光景，才走了三十公里，來到葉藍卡河的渡口。

這條河并不大，在莫霍夫斯基村前面，夏天里有幾處常常干涸，如今在那赤楊叢生的河濱的沼地上，河水泛濫了整整有一公里寬。要渡河就得乘一種不穩的平底小船，這種船載重不能超過三人。我們把馬車打發回去。在對岸集體農莊的板棚子里，有一輛飽經風霜



的老爷吉普車在等着我們，这还是冬天留在那边的。我跟司机兩人提心吊胆地跳上破旧的小船。那位同志和行李就留在岸上。船一解纜，在腐朽的船底里，水就象噴泉一样从好几个地方噴出来。我們用手头的一些东西堵上漏洞，一路上舀着船底的水。一小时以后，我們已經在叶藍卡河的对岸了。司机从村庄里放出車子，又走到船旁，拿起槳說：

“这条該死的小船要是在水里不垮台，大約再过兩個鐘头可以回来，不会再早啦。”

村庄远在一边，埠头附近一片寂靜。这种冷靜的光景，只有在深秋和初春人烟稀少的地方才有。河里飄来潮湿的水气，还送来腐爛的赤楊树的苦澀味儿，而从那迷失在紫色霧靄中的遙远的普里霍貝尔草原那边，微风送来了剛从积雪底下解放出来的土地的永远新鮮而又难以捉摸的香气。

在附近的河灘上，橫着一片倒下的籬笆。

我在籬笆上坐下来，很想抽支烟，可是，伸手到棉襖的右边口袋里一摸，才发现那包“白海”牌紙烟已經湿透，真是懊惱极了。在渡河的时候，波浪打低沉的船舷上潑进来，混濁的河水一直潑到我的腰部。那时我可沒工夫想到紙烟，我得抛下槳，尽快地把水舀出去，使小船不至于沉沒。現在却深深地后悔自己的疏忽。我小心翼翼地掏出那包泡过水的烟，蹲下身去，把潮湿变黄的烟卷一支支攤在籬笆上。

已經是中午了。太阳照得象五月里一样热。我希望紙烟快些晒干。太阳照得那么热，我簡直后悔不該穿兵士的棉襖褲出来。这是开春以来真正暖和的第一天。就这样独个儿坐在籬笆上，完全置身在寂靜和孤独中，并且摘下头上那頂旧的軍用暖帽，讓微风吹干因为用力划船而被汗湿透的头发，茫然地凝視着那飄翔在淺藍色天空中的朵朵白云，真是

愜意极了。

一会儿，我看见有个男人，从村庄尽头的房子后面走来。他手里拉着一个很小的男孩子，照身材看来大概五六岁，不会再多。他们吃力地朝埠头蹒跚走着，到汽车旁边，转身向我走来。这是一个背有点驼的高个子，走到我面前，嗓子低沉地说：

“你好，老兄！”

“你好。”我握了握那只向我伸来的又大又硬的手。

他向孩子弯下身去说：

“向伯伯问好，乖儿子。你瞧，他跟你爸爸一样，也是个司机。只不过咱们开的是大卡车，他开的可是这种小车子。”

那孩子用一双天空一样清彻的蓝眼睛朝我望望，露出一丝笑意，大胆地伸给我一只嫩红的冰冷的小手。我轻轻地握了握它，问：

“你这个老头儿，手怎么这样冷啊？天气

这么暖和，可你却冻坏啦？”

小家伙显出天真动人的信任的神气，靠在我的膝盖上，惊奇地扬起两条淡白的眉毛。

“伯伯，我怎么是老头儿呢？我完全是个小孩子，我完全没有冻坏；手冷，那是因为抛过雪球啊。”

那父亲除下干瘪的背囊，懒洋洋地在我的身旁坐下来說：

“带着这种客人真倒霉！他简直把我累坏啦。你的步子迈得大一点，他就得跑步了。嘿，要迁就这种步兵真伤脑筋。原来只要一步，现在我得分三步走，可这样他还是跟不上我，就好象乌龟跟不上马一样。可你又得随时留意他。你一转身，他不是溜到草地上去玩，就是在什么地方折下一条冰棍儿，象吃糖一样吃起来了。不，带着这种客人旅行，真不是男人干的事，何况还得步行呢。”他沉默了一下，然后問：“你怎么，老兄，是在等你的首

長嗎？”

我覺得不好意思向他說明我不是司機，就回答說：

“得等一会啦。”

“他們是從對岸來嗎？”

“是的。”

“你知道船快到了嗎？”

“怕要過兩個鐘頭吧。”

“那麼得等一陣了。嗯，那咱們就來休息一下吧，反正我也不忙着上哪兒去。剛才我走過來一看：有個自己的司機弟兄在曬太陽，就想，讓我去跟他一塊兒抽陣煙吧。抽煙也罷，死去也罷，一個人總很難受。你的日子倒過得不錯呀：抽紙煙。看樣子，你把紙煙弄濕了，是不是？唉，老兄，泡過水的煙，就好比害過病的馬，說什麼也不中用啦。還是來抽抽我的辣煙草吧。”

他從草綠色單褲的插袋里，掏出一隻卷

得象管子的、紅綢做的破旧烟荷包来。他解开烟荷包，我看到它角上綉着一行字：“送給亲爱的战士，列別江中学六年級女学生贈。”

我們吸着很辣的土烟草，沉默了好一陣。我正想問，他帶着孩子上哪儿去，有什么事逼他在这种泥濘的日子赶路，但他搶在我的前面問：

“你怎么，战争时期一直在開車嗎？”

“差不多一直在开。”

“在前綫嗎？”

“是的。”

“咳，老兄，我在那边可吃够苦头啦。”

他把一双黧黑的大手攔在膝盖上，拱起了背。我从侧面望了望他，不知怎的忽然感到很难受……你們可曾看到过那种仿佛沉浸在极度悲痛中的、充滿了絕望的忧郁、叫人不忍多看的眼睛嗎？在这位偶然碰到的对談者的臉上，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双眼睛。

他从籬笆上折下一条弯曲的枯枝，默默地拿它在砂土上划了一阵，划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图形，这才开了口：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觉，在黑暗中睁大一双眼睛想想：‘唉，生活，生活，你究竟为什么要那样折磨我？为什么要那样惩罚我？’不论黑夜，不论白天，我都得不到解答……不，永远得不到！”他忽然醒悟过来，亲热地推推儿子说：“去吧，宝贝，到河边玩去，在大河旁边孩子们总可以找着点儿什么的。可得留神，别把脚弄湿了！”

刚才当我们默默地吸烟的时候，我偷眼瞧瞧这父子俩，就惊奇地发现一个我觉得很古怪的情况。孩子穿得很简单，但衣服的料子很坚固：一件旧的薄羊皮统子的上装，前襟长了些，不过很合身；一双玲珑的小皮靴，稍微宽大些，里面可以穿一双羊毛袜；上装的一只袖子曾经撕破过，却又很精细地缝上

了，——这种种都說明一个女人的照顧，一双能干的母亲的手。父亲的样子可不同了：棉襖上有好几个地方燒了洞，只是粗枝大叶地补上；破旧的草綠色褲子上的补丁，不是好好地縫上去，而是用稀稀落落的男人的針脚釘上去的；脚上穿着一双差不多全新的軍用皮鞋，可是一双很厚的羊毛袜却被虫蛀破了，它們沒有接触到女人的手……当时我心里想：“要不是个鰥夫，就是跟妻子的关系搞得不好。”

他用眼睛送走儿子，低沉地咳了几声，重又开口。我全神貫注地听着：

“开头我的生活过得平平常常。我是伏罗尼士省人，1900年生的。国内战争中参加过紅軍，是在基克維澤师里。在飢餓的1922年，上古班給富农当牛馬，总算沒有餓死。可是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在家里餓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无亲无故，孤苦伶仃。嗯，一年后从



古班回家，卖掉小房子，来到了伏罗尼士城里。开头在木工合作社干活，后来进了工厂，当上了钳工。不久结了婚。老婆是在儿童保育院长大的。是个孤女。可真是个好姑娘！又快活，又温柔，又聪明，又体贴，我可实在配不上她。她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苦难，也许因此养成了这样的性格。旁人看来，她也不见得怎么样出色，但是要知道，我可不是旁人，我看得清清楚楚。对我来说，天下没有比她更漂亮更称心的人了，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下工回家，筋疲力尽，有时候就凶得象个恶鬼。你粗声粗气对待她，她决不会用粗言粗语回答你。不，从来不会！她又娴静，又亲热，不知道怎么样服侍你才好。收入虽然少，她还是努力让你吃得又香又甜。你向她瞧瞧，气也消了，过一会儿就会去拥抱她，还会说：‘对不起，亲爱的伊林娜，我对你太粗暴’